



粉碎敵人瓦解和 封閉左翼組織的陰謀

法西斯的行動黨政權，正在加緊進行一項極其罪惡、極其陰險的活動：即力圖通過向左翼幹部施壓力、逮捕、驅逐出境等手段，從而削弱左翼政黨、左翼工團與進步民間團體的力量，與此同時，則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竭力拉攏收買一些軟骨頭和怕死鬼充當其代理人 and 奸細（當然，行動黨政權的特務及一些“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偽組織份子，照樣在左翼組織內部搞破壞活動，力圖篡奪左翼組織和單位的領導權）。當反動派從內部瓦解左翼組織和篡奪領導權的陰謀不能得逞時，它是必定援引所謂“社團註冊（修正）法案”，蠻橫地將堅持革命路線的左翼政黨、左翼工團和進步民間團體封閉掉的。

對於上述情況與趨勢，我們的同志必須給予正確的、充分的估計，必須保持最高度的警惕，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有人問，為什麼行動黨政權向社陣與人民黨發出的三個月內必須按其反動法令修正黨章的期限已過，而行動黨還不見採取封閉行動，也不見其對此事做什麼表示呢？

談談反動派對此事的表示。我們認為，最近行動黨的大頭目的講話（包括李光耀最近幾次的極其露骨的講話），就毫不隱諱地表示了行動黨政權要完全堵塞合法鬥爭道路的企圖。李光耀之流向來是慣於玩弄“賊喊捉賊”、“惡人先告狀”的伎倆的。明明是警察特務毆打學生和群眾，行動黨却反誣學生和群眾打警察“暗牌”；明明是行動黨陰謀封閉左翼政黨團體，李光耀之流却顛倒黑白，說左翼政黨團體“邀請”（？）行動黨來封閉；明明是行動黨要實行法西斯專制統治，實行一黨專政，却反咬左翼要放棄憲制鬥爭，“轉入地下”。從李光耀之流玩弄的那一套“賊喊捉賊”的把戲里，我們就不難看出其陰謀，不難看出其封閉堅持革命路線的左翼政黨團體的那一套完整計劃。

至於什麼時候行動黨政權會正式“動手”封閉，這不是由我們決定的。行動黨政權當然是選擇他們自己認為（只是他們認為）成熟的時機動手封閉的。現在不動手，正好說明行動黨政權自己認為時機不成熟，更確切地說，便是行動黨擔心蠻幹一場，會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引起激烈的反抗，遭致國際上正義輿論的譴責。這同時也正好說明行動黨貌似強大，實質上十分虛弱，政治地位並不穩固，並不能夠為所欲為；而左翼在人民群眾當中仍然有很高的威望與巨大的影響力，左翼也擁有一大批政治覺悟高，組織能力強、非常團結、非常敢鬥的優秀幹部。封閉了左翼政黨和團體，並不等於戰勝了我們，更不等於奪去了我們的優秀幹部，有句格言說：“只要石在，火是不會滅的”，我們可以說：只要我們人在，革命鬥爭是不會停止下來的。只要我們牢牢記住當代最偉大的革命導師的教導，努力學習、掌握和運用這位當代最偉大的革命導師的思想，那麼，我們一定能立於不敗之地，我們的隊伍一定會成長壯大，我們的革命事業一定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下定決心，
不怕犧牲，
排除萬難，
去爭取勝利。

• 印尼右派 • 排華不會有好下場

最近，印尼反動政權在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的慫恿下，在印尼各地掀起了接二連三的反華排華浪潮。右派暴徒，在印尼右派軍人的指揮與掩護下，在光天化日之下襲擊華人商店，焚燒華人房屋，掠奪華人財產，並且還製造了一連串的打死打傷華人的慘案。印尼右派政權則袖手旁觀，放手讓暴徒大幹一場，始終不肯採取措施制止這種種血腥暴行。不僅如此，印尼右派政權還採取了一系列步驟，公然惡化印尼與中國的關係，破壞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印尼右派採取了惡化印中兩國的關係包括：無理驅逐中國的外交官多名、阻撓中國的接僑船“光華輪”接僑回國的工作、限制和禁止華僑經營的工商業，公開接受台灣蔣幫的代表等等。

印尼反動派如此猖狂的反華排華，這絲毫不表明它的強大，這不過是它圖謀藉反華排華來轉移印尼人民的視線、緩和印尼人民對它的強烈不滿情緒的拙劣伎倆。

衆所周知，在印尼反動派統治下，印尼的經濟情況每況愈下，百

業凋零，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印尼反動派面對這種情勢，束手無策，只得乞靈於搞反華排華來轉移人民的視線，陰謀將無辜的華僑和華裔公民當着代罪羔羊。同時，印尼反動派也以反華排華來向其主子美帝國主義“報功求賞”，以期討到美元來苟延殘喘。

印尼反動派的反華排華罪行，得到了蘇聯修正主義者的積極支持和鼓勵，蘇修集團對於印尼反動派是竭力地拉攏和扶持，並同美帝在這方面大搞“聯合行動”，即由美帝出錢，蘇修出槍，共同支撐印尼反動政權，企圖叫這個法西斯政權

充當反華急先鋒，並充當美帝和蘇修鎮壓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的積極幫兇。

美帝與蘇修，在政策上面找到了共同點，他們都把最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視爲眼中釘，竭力在世界各地拉攏收買反華的惡棍，印尼反動派當然不會被美帝和蘇修輕易放過。於是，以蘇哈多、納蘇噸這兩個大惡棍爲首的印尼反動派，就在美帝與蘇修的指使、慫恿和支持下，大幹反華排華勾當。

正當印尼反動派大肆反華的時候，“馬來西亞”統治集團和行動黨統治集團都爭先恐後地同印尼反動派拉關係，大做生意，並且要加速“恢復完全的外交關係”，近日常來，在星加坡機場和吉隆坡機場，印尼反動政權的大小頭目接踵而來，絡繹不絕。而阿都拉曼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爲了接待這一批又一批反華“好漢”而忙得不可開交。這說明了什麼呢？這難道不正說明阿都拉曼集團與李光耀集團和印尼反動派都是一丘之貉嗎？對於印尼反動派的反華排華暴行，自稱“代表華人利益”的行動黨却一言也不發，一聲也不哼，這又說明了什麼呢？難道不正說明行動黨同印尼反動派是一路貨色嗎？

在此，我們強烈地譴責印尼反動派的反華排華暴行。我們堅信，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印尼人民，是願意與中國人民友好的，是堅決反對以蘇哈多、納蘇噸爲首的反動集團的反共反華反人民罪行的：在印度尼西亞，真正強大而有力的不是印尼的反動派，而是偉大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歷史必將給於反共反華反人民的蘇哈多、納蘇噸之流予應得的、最嚴厲的懲罰！

星島左翼工團五月四日發表聲明重申 堅決抵制“職工會修正法令” • 嚴厲譴責五工團背叛立場 •

自從行動黨傀儡政權利用其所謂“國會”接二連三通過了一系列違背人民群眾及鎮壓左翼組織的法西斯法令，特別是維護資本家利益及旨在鎮壓與變質左翼工會的“職工會修正法令”後，便遭到左翼工團的堅決抵制，使反動的行動黨傀儡政權感到束手無策狼狽不堪。行動黨傀儡政權雖然數度利用其職工會“註冊官”恫言欲採取法律行動對付之，但是，絕大多數的左翼工團仍然嚴守立場，堅決抵制該“法令”以維護工人階級的基本權益。

在這場堅決抵制“職工會修正法令”的尖銳鬥爭中，曾有數間工團：製罐、駁業、機總、海產、藤業，因經不起反動政權的恐嚇與迫害的考驗而背叛左翼工團的一貫原則與立場，出賣廣大工人群眾權益，情願屈服於反動政權的壓力底下。

我們星島左翼工團，願此誓言：我們將堅決站穩立場，不管壓力多大，我們決徹底粉碎“職工會修正法令”和一切法西斯法令。同時，我們也呼吁左翼團體和幹部，立即與上述背叛立場，出賣左翼的工團劃清界綫，並積極暴露和譴責彼等的丑惡面目。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中國“解放軍日報”〔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社論發表以後，在軍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廣大工農兵群眾和革命幹部以高度的革命熱情，紛紛來信來稿，積極參加戰鬥，對文化領域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表示極大的憤慨。大家認識到，當前在文化戰線上開展的大論戰，絕不僅僅是幾篇文章、幾個劇本、幾部電影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什麼學術之爭，而是一場十分尖銳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大是大非的鬥爭，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激烈而又長期的鬥爭。我們必須在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以及其他各種文化界中，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這是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關鍵問題，是關係全局的問題，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頭等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我們每一個革命戰士，對這場鬥爭不能不管，不能不問。我們一定要響應黨的號召，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投入到這場階級鬥爭中去，堅決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教導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事實正像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解放十六年來，文化戰線上的階級鬥爭，有哪一年，哪一天停止過呢？譬如，一九五一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對〔紅樓夢〕的研究的批判，以及後來對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風、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一九五七年對文化戰線上資產階級右派勢力猖狂進攻的反擊；從一九五七年以來，電影、戲劇、文學等方面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藝毒草大量出現和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一九六四年對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的批判，以及當前正在深入進行的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開始的大論戰，等等。一場鬥爭接着一場鬥爭；一次鬥爭比一次鬥爭更深入，挖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這就說明，階級鬥爭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不可避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的資產階級本性，總要想盡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出來。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這些人口頭上擁護社會主義，實際上迷戀資本主義，死抱着資產階級的僵屍不放

。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懷着敵對情緒，內心憋着一股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仇恨的怨氣，一有適當的氣候，就冒出來；一有風吹草動，就紛紛出籠。他們在一再地遭到廣大群眾的揭露、批判、打擊以後，就採取了更加陰蔽、狡猾、迂迴、曲折的手法，繼續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在新的階級鬥爭形勢下，對我們的進攻，具有新的特點。這些人打着紅旗反紅旗，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外衣，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人利用黨和政府給予他們的職權，把持了一些部門和單位，抗拒黨的領導，通過他們所掌握的工具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勾當。這些人大都是一些所謂“權威人士”，在社會上也有點“名氣”，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對他們還有一些迷信。他們自認為還有同無產階級進行較量的資本，拼命地固守着資產階級思想的頑固堡壘。這些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是和國際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反華大合唱相呼應的，是和國內被推翻的反動階級的復辟活動一鼻孔出氣的，是和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反黨活動相配合的。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有一定的欺騙性和嚴重的危害性，我們同他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對此，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警惕。至於有的人也寫過一些不好的作品，但是他們同黨和社會主義是一條心的，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是可以在實踐中得到改正的。對這樣的同志，應當和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嚴格區別開來。

毛主席早在全國勝利以前，就告誡我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資本主義復辟，總是採取暴力形式和“和平演變”的形式，或者是兩種形式的互相配合。美帝國主義和國內外階級敵人，不僅企圖使用暴力推翻我們，而且還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法，用“糖衣炮彈”來征服我們。他們千方百計地散佈反動的政治思想毒素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企圖腐蝕和溶化共產黨人、無產階級和其他革命人民，使我們隊伍中那些意志薄弱者，墮落成爲資產階級份子，使社會主義逐漸蛻變爲資本主義。列寧締造的、十月革命炮聲中誕生的、第一個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在一小撮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的修正主義份子控制和把持之下，已經和正在“和平演變”到資本

（轉入第四版）

(接自第三版)

主義復辟道路上去的事實，就是一個極大的教訓。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開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需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我們一定要記毛主席的指示，對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是千萬不能忘記的！對於同不拿槍的敵人的戰鬥，是絕對忽視不得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式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文化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並為它們服務的”。毛主席又教導我們：“……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解放十六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已經建立並日益鞏固，在經濟戰線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是，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政治觀點和意識形態，還是有很大影響的。它們不僅阻礙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發展，而且力圖以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化，為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在意識形態領域里誰戰勝誰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我們一定要重視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作用，一定要重視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鬥爭。如果沒有意識形態領域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經濟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不能鞏固的。

我們決不要以為，一小撮修正主義份子、資產階級份子對我們的猖狂進攻，只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什麼大事。決不要以為，我們同他們的鬥爭，只是“打筆墨官司”，無關大局。事實上，任何反革命復辟，都是只要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搞理論、學術、文藝等等精神方面的東西，為自己製造輿論的。克魯雪夫修正主義篡奪蘇共領導這樣。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也是一批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和知識份子，搞了個裴多芬俱樂部，扮演了打先鋒的角色。當前，我們國內一小撮修正主義份子、資產階級份子，對黨對社會主義發動猖狂進攻，也正是妄圖實現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美夢。如果我們對

這些不拿槍的敵人失去警惕，不對他們進行堅決反擊，任憑資產階級思想自己泛濫，讓他們的陰謀得逞，我們社會主義的牆腳就有被挖掉的危險，我們的國家就有變顏色的危險。

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是黨和毛主席締造和領導的工人農民的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保衛者。我們既要密切注視拿槍的敵人，隨時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我們的武裝進攻，又要高度警惕不拿槍的敵人，堅決粉碎資產階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陰謀。我們的幹部戰士既要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做沖鋒陷陣的勇士，又要在反對“糖衣炮彈”的政治思想戰線上做無產階級的硬骨頭。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充份認識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長期性、曲折性、複雜性，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們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一切、分析一切、對待一切。見到錯誤的東西就批判，見到毒草就剷除，見到牛鬼蛇神就打倒，決不能讓它無法無天、興風作浪。

林彪同志關於突出政治的指示，正是根據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提出來的。政治，就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我們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興無滅資的鬥爭。我們軍隊，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必然要通過各種渠道反映到軍隊中來，反映到我們每個人思想上來。我們決不能低估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鬥爭對我們的影響。好的文藝作品，好的文章，可以提高我們的覺悟，鼓舞我們的斗志。壞電影、壞戲、壞小說、壞文章，如果不去鑒別它、抵制它、批判它，走邪路上去。歷史經驗證明，任何敵人，不管他如何兇惡，不管他要耍什麼花招，都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我們自己麻痹起來，思想上解除了武裝。當前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最生動最實際的階級鬥爭的教育，也是對我們每一個幹部戰士政治思想上的考驗。我們每一個同志，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極大的革命熱情，密切注視和關心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積極地投入到這場偉大的鬥爭中去，從中得到鍛鍊、得到教育、得到改造、得到提高。

毛澤東時代是工農兵掌握理論的時代。在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中，工農兵群眾正在顯示出它的主力軍的作用。雖然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者”、“專家”、“教授”，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裝腔作勢，故弄玄虛，但是，他們是嚇不倒我們的，也是迷惑不了的。我們有毛澤東思想這個戰無不勝的武器，有一顆忠實於黨、忠實於社會主義、忠實於毛澤東思想的火熱的心。真理在我們手里，我們的幹部戰士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嗅覺靈敏、眼睛雪亮、能夠

(轉入第六版)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本篇為中國“人民日報”於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所發表的社論。本報特予轉載目的在於介紹焦裕祿同志的不朽事跡，同時也在證明一條真理：只有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才能够完全地、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才能够正確地領導人民群眾，克服種種困難，爭取偉大的勝利。

焦裕祿同志是河南蘭考縣前縣委書記。他光輝的一生，在各個戰線上，廣泛地傳頌着。學習焦裕祿同志，像他那樣活學活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像他那樣完全、徹底地為人民，像他那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像他那樣一心一意為革命，成為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強烈願望。

編者按語

向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學習，已經成為目前一個時期裏，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高潮的一個組成部份。向焦裕祿同志學習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像他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那樣，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絳縣縣委書記周明山同志和其他縣委同志找到自己同焦裕祿同志的第一個差距，就是“在用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們真正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毛主席的書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這是因為，毛主席的書，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是引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是用來改造主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最銳利的武器。任何武器只有在用的過程中，才能發揮它的威力，毛澤東思想在焦裕祿同志成長過程中，在他的工作中，發生了這樣巨大的力量，正是由於他能够活學活用，能够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完全和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焦裕祿同志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完全確立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心裏裝着全縣人民，唯獨沒有自己。在他身上找不到“私”字、“我”字，他為人民鞠躬盡瘁，是人民最忠實的勤務員。

新民縣委副書記段景陽同志在學習中體會到：“如果群眾觀點薄弱，缺乏階級感情，想學焦裕祿同志是學不了的，想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也是不可能的。”段景陽同志說得很對，如果沒有深厚的階級感情，就不可能學會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方法，更不可能用好它。我們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不斷提高我們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要解決任何問題，一定要到群眾中去作調查研究。如果離開調查去估量政治形勢，去指導鬥爭工作，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焦裕祿同志到了蘭考縣，第一件事，就是邁開雙腳，到群眾中去進行調查研究，因而能够領導全縣人民戰勝自然災害。

荷澤縣委副書記王兆吉同志找出了自己同焦裕祿同志的差距，檢查了自己的工作作風，認識到由於沒

有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對荷澤的自然條件心中無數，早來防旱，澇來防澇，工作總是被動，讓自然災害牽着鼻子走。荷澤縣的這個毛病，從反面說明了不進行調查研究，就不可能認識自然規律，在天災面前，必然束手無策，喪失主動，只能聽任大自然的擺佈。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正確地對待困難，既要承認困難，又要在困難的時候看到成績、看到光明，才能提高我們的勇氣。不管困難多大，只要緊緊依靠群眾，都是能够克服的。看，焦裕祿同志領導蘭考縣人民同嚴重自然災害作鬥爭時所表現的大無畏精神，不正是從毛主席的書裏學來的嗎？

東明縣委書記陳惠民調查，東明同蘭考自然條件基本相同。焦裕祿同志看到的蘭考，是大有希望，大有可為；而過去東明在他們睛裏，却是“一切落後，永遠落後”。他們決心學習焦裕祿同志不怕困難的精神，為東明闖出一條由窮變富的道路來。

毛澤東同志說：“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學習毛澤東思想，是為了解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誰能用毛澤東思想解決一個實際問題，誰就有了一份成績；解決的問題越多，成績越大。把毛澤東思想同客觀實際鬥爭相結合，要通過我們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幹部的辛勤勞動和艱苦工作。我們學習的出發點和立腳點，就是必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學習、領會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是不容易的。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去解決革命、建設中的實際問題，要通過更艱苦的鬥爭。這就是說，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不斷改造主觀世界，不斷解決立場、思想和作風問題。沒有像焦裕祿那樣全心全意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事的決心，在風裏雨裏、冰天雪地，去查風口，探水流、看流沙等等，就談不到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去戰勝三害。為什麼有的同志不能深入群眾，進行調查呢？為什麼有的同志不

（轉入第六版）

（接自第八版）

將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準備吸收美國作為「客人會員」參加的所謂的「亞非作家協會」。但是，由於我們已經在過去的聲明中揭露了這個骯髒的買賣，蘇聯修正主義者不敢把它在大會上公開地討論和通過，他們在「總宣言」中隻字不提這個體現美蘇文化合作的組織。這裡看得出蘇修做賊心虛，這一切也表明了蘇聯修正主義者是怎样採取隱藏的手法，來實現他們骯髒的陰謀的。

這次偽會議還暴露了蘇修聯美反華的政治陰謀。在「總宣言」中，蘇修是那麼起勁地兜售「和談」陰謀，為美帝效勞，而對震動世界、對亞非人民和世界人民革命有巨大和深遠影響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却惡毒地、瘋狂地影射攻擊。但是「蚍蜉撼樹談何易」，蘇聯修正主義者除了暴露自己害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外，損傷不了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一根毫毛，

損傷不了偉大的亞非人民革命事業的一根毫毛！

從蘇修在偽「三大」上所樹起的政治、思想、組織的白旗，我們可以看出，蘇修是想通過召開偽「三大」大搞美蘇文化合作，鞏固他們反革命的「美蘇神聖同盟」，進一步陰謀破壞和出賣亞非人民的革命事業。正如我們在三月廿一日發表的聲明所指出的：蘇修只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現在他們進一步暴露自己的分裂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的丑惡面目。他們遭到無數亞非作家和人民的強烈聲討和譴責，遭到了又一個慘敗。但是，蘇修是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的，因此我們決不能失去警惕。我們呼吁所有的亞非進步和革命的作家和人民進一步揭露蘇修的背叛和陰謀。我們一定要乘勝追擊！

關於定在今年在北京召開的革命的第三屆亞非作家大會，這些天來已有四十多個亞非國家的作家組織、民族主義政黨、進步和革命的

作家、自由戰士紛紛發表聲明，表示擁護這個大會，對我們表示擁護的聲明、公報、對記者談話不斷地寄到我們的辦公室，我們一定不辜負他們的希望，我們常設局一定和東道國一起確保「三大」的成功。由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偉大勝利，給我們開好「三大」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我們將一定同亞非進步和革命作家一道，徹底粉碎蘇修分裂主義和投降主義的路線，為亞非人民團結反帝的革命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全力支持亞沙漠園坵工友鬥爭的大遊行



（接自第四版）

分清敵我，明辨是非。只要我們努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敢於藐視那些修正主義份子、資產階級份子所謂「權威」，破除對他們的迷信，我們就一定能夠識破和揭穿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把它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讓我們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決搞掉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把社會主義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接自第五版）

去之後，「蹲」不住點，只是跑跑看看呢？說穿了，就是對群眾的疾苦沒有切膚之痛，就是怕艱苦，就是缺乏頑強的戰鬥精神，就是缺乏自我犧牲的革命堅定性，也就是為人民的立場問題沒有徹底解決。因之，學習毛主席的書，必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只有經過反覆的刻苦的努力，百折不撓，堅持到底，才有可能做到「狠」字。

學習焦裕祿同志，我們要下最大決心，像他學習毛主席的書那樣，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真正把毛主席的書作為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

由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領導集團策劃的貝魯特召開的非法和分裂的偽「第三屆亞非作家大會」，在重重的矛盾、困難和混亂中，於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急急忙忙地草草收場了。

這次的會議對蘇聯修正主義者來說是玩火自焚，是他們反動的、反革命的投降主義路線的一次大暴露。

亞非作家常設局為此向亞非所有進步的和革命的作家、民族解放組織、其他進步組織和進步的國際組織，表示深切的敬意和無限的欽佩，他們響應了我們的呼吁，給蘇修分裂主義者以沉重的打擊；他們不僅拒絕了出席貝魯特會議的邀請，而且發表了莊嚴的聲明、新聞公報和記者談話，抨擊和強烈譴責這一反對亞非進步和革命的作家和人民的陰謀詭計。

錫蘭作家協會、錫蘭青年作家協會、錫蘭亞非團結協會、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日本亞非作家會議協議會、巴基斯坦作家同人會、巴基斯坦亞非人民團結組織、塞內加爾亞非作家聯絡委員會、索馬里作家協會、索馬里記者協會、蘇丹自由筆會、敘利亞亞非作家聯絡委員會、坦桑尼亞作家協會、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亞、泰國和土耳其的進步和革命的作家；安哥拉民族主義組織、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黨、貝專納人民黨、巴蘇陀蘭大會黨、加納利群島爭取自決和獨立運動總書記處、莫三鼻給革命委員會、莫三鼻給非洲民族聯盟、斯威士蘭進步、西南非洲民族聯盟；亞非新聞工作者協會、亞非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等組織發表了公開聲明和對記者談話，抨擊和譴責在貝魯特召開的這一非法的、分裂的偽會議。

安哥拉、阿扎尼亞、巴蘇陀蘭、博茨納瓦、客麥隆、錫蘭、中國、印度尼西亞、伊朗、日本、約旦、馬來亞、莫三鼻給、尼日爾、北加里曼丹、西南非、蘇丹、泰國、也門和津巴布維等廿個國家和地區的革命作家、新聞工作者和自由戰士，發表了一聯合聲明譴責貝魯特偽會議。

此外，柬埔寨、剛果（布）、幾內亞、馬里、巴基斯坦和許多其他國家的作家組織，也完全抵制了在貝魯特召開的這一非法和分裂的偽會議。

除上述之外，處在歐洲反帝反

乘

勝

追

擊

亞非作家常設局聲明



就貝魯特偽「第三屆亞非作家大會」

修門爭前哨的英雄的阿爾巴尼亞的作家也給了我們戰鬥的支持。

在偽「三大」召開之前，修正主義者一再吹噓，說什麼來自七十個亞非國家的三百名代表將出席這次會議。實際上出席會議的只有卅多個亞非國家的一百多名一點的人，而蘇修代表團和其他三個國家的代表團就佔了總數的一半以上。

從出席這次會議的人中，除了一小撮的傀儡以外，有一些是屈從於他們的壓力，有一些受欺騙而去的，還有一些則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秘書也包括在這次偽會議的

邀請之列，而蘇修就是為了實現他的陰謀會向那個秘書長乞求過財經援助的。

分析一下偽「三大」以前蘇修在開羅偽籌備會上發言中所暴露出來的目的，偽「三大」上由他們炮製出來的總報告，蘇修代表團團長在偽會議上的發言，偽會議前發表的「總宣言」，以及與會者對以上一切的反映，就可以看出偽「三大」是蘇修為了實現美蘇文化合作、鞏固「美蘇神聖同盟」而樹起的一面白旗，是蘇修企圖出賣亞非人民革命事業的又一嚴重罪行。

這裡必須回顧一下，在開羅的偽籌備會上，沒有發表一個文件，甚至沒有講一個詞句來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或支持亞非人民的反帝鬥爭。

作為修正主義這種背叛的一個繼續，在偽「三大」的總報告中，或在蘇修代表團的講話中，或在偽會議結束前最後發表的總總宣言中，沒有用一個詞句來譴責美帝在越南的罪行，或者支持著名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四項主張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五點聲明的正義立場，沒有支持胡志明主席的著名的號召書。相反地，蘇修却赤裸裸背叛越南人民神聖事業的道路，支持美帝國主義者策劃的、旨在逼迫越南人民放下武器向美帝投降的「和平談判」。偽「三大」的「總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在越南野蠻的轟炸和美國侵略的逐步升級」，這就赤裸裸的暴露了蘇修為美帝效勞、為美帝兜售「和談」的陰謀。目前，正當美帝國主義在按照關島會議決定的方針，瘋狂地擴大侵越戰爭的時候，蘇修不要求從南越撤出所有的美國軍隊和它的僕從軍隊，撤除美國在南越所有的軍事基地；不

（轉入第八版）

（接自第七版）

要求美國從越南滾出去，讓越南人民根據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方案解決他們自己的事情，而任從美國侵略者繼續霸佔着越南的國土，繼續賴在越南南方不走，只要求什麼「和平談判」，要求什麼立即停止轟炸和戰爭「升級」，這同吳丹最近為美帝兜售的所謂「新建議」不是同一個貨色嗎？這實際上是為美國擴大侵略戰爭、迫使越南人民在美國的炸彈和大炮的壓力下向美國侵略者屈膝投降的陰謀打掩護。這充份暴露了蘇修領導集團在越南問題上投降美帝、出賣越南人民神聖的抗美援朝鬥爭的叛徒面目。

在支持巴勒斯坦阿伯人民反對美帝侵略工具以色列的問題上，蘇修也像在越南問題上一樣赤裸裸地暴露了它出賣阿拉伯人民革命事業的丑惡面目，因而遭到了來自阿拉伯國家的與會者的反對。蘇修的代團故意避而不談巴勒斯坦人民鬥爭的實質，不但沒有譴責美帝的侵略罪行，反而伙同印度代表團在偽會議上處心積慮地破壞巴勒斯坦人民真正的願望。他們辯解說，他們們所以採取這種立場，是因為他們對巴勒斯坦問題還「沒有研究」，他們所感興趣的只是文學和詩歌，而不是政治。

我們暫且不說蘇修所感興趣的是什麼樣的「文學」和「詩歌」，我們要問，你們真的對革命的政治是不感興趣的，而且是頑固地反對的。你們對反動政治是感興趣的，你們不但感興趣，而且是醉心的。你們對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革命鬥爭不感興趣，但是你們對跟以色列勾勾搭搭却感興趣得很！你們不是已經承認了美帝國主義侵略阿拉伯國家的工具——以色列是一個國家，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嗎？你們不是正從蘇聯派一批批人到以色列去定居嗎？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都允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設立辦事處，而你們為什麼拒絕它在莫斯科設立辦事處呢？阿拉伯人民和亞非其他各國人民要求消除以色列，而

你們為什麼有那麼大的興趣，特別是在阿拉伯國家大肆鼓吹什麼「塔什干精神」，主張巴勒斯坦人民同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以色列「和解」「和平共處」呢？你們實際上對這種政治很感興趣。你們完全無視去年在北京召開的由五十三個亞非國家和地區以及五個亞非國際組織參加的支持越南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提出的斷絕同以色列的一切政治關係，從經濟和文化上抵制以色列的要求，相反地你們却繼續同以色列保持外交上和其他方面的關係，從而完全出賣了阿拉伯人民的神聖事業。你們有的是什麼樣的政治興趣，不是清清楚楚了麼？你們「只談文學不談政治」的陰謀不是已經完全暴露無遺了嗎？

亞非的革命作家不但對革命的政治關切，對革命的文學藝術也十分關切。他們遵照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教導：

「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因此在北京緊急會議上，五十三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代表，除了分別通過三十四項決議，堅決支持亞非各國人民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以外，還反覆地對革命文藝的問題交換了意見，一致通過了一項「關於文學為反帝革命鬥爭服務的決議」。他們呼吁所有革命的亞非作家「創造和發展亞非反帝革命的、人民大眾的、民族的新文化、新文藝，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歌頌亞非人民爭取與維護民族獨立的革命鬥爭」，而對於這些革命的文學藝術，蘇聯修正主義的作家也是不感興趣的。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到美帝國主義的頭子肯尼地的墳墓上去獻花圈，是寫像「是的城市和否的城市」那種無恥地吹捧西方資本主義的「詩歌」。這是地地道道的叛徒的反革命政治活動！我們必須指出：蘇聯修正主義者派這個臭名遠

揚的叛徒「詩人」葉夫圖申科從肯尼地的墳墓到貝魯特參加偽「三大」，絕不是偶然的。這個修正主義的典型代表是蘇修在偽「三大」上樹起一面白旗。他在給偽會議一個賀電中說什麼「現在西方已不是過去的西方，東方也不像過去的東方。當兩者互相接近的時候，它們就已經合到一起了。」這是蘇修對於美蘇文化合作、反革命的「美蘇神聖同盟」的自供狀，這是他們投降美帝國主義、證實他們同美帝國主義「和平共處」的理論的自白書。這暴露了蘇修召開偽「三大」的真正目的，這是偽「三大」的真正的「總宣言」。

在思想方面，蘇修為了為反革命的投降主義的政治服務，在偽「三大」的「總宣言」裡也大肆宣揚所謂「博愛」呀，「人道主義」呀，「反戰運動」呀，「人類的團結和統一」呀，這完全是修正主義的貨色，因為它們明顯地不區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搶劫者和被搶劫者，不區分敵友，而是毫無區別地宣揚他們之間的「博愛」和「團結和統一」。

這是修正主義的本質，它像鴉片一樣麻痹被剝削者、被壓迫者、被侵略者和被搶劫者，試圖在他們和剝削者、壓迫者、侵略者、搶劫者之間實現妥協和調和，以利於後者。蘇聯修正主義者就是這樣地來背叛亞非人民的革命事業，來出賣蘇聯人民通過偉大的列寧所領導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取得的利益和成果的，就是這樣地讓美國和其他西方的壟斷資本家對蘇聯工業企業進行投資，在蘇聯發展資本主義，剝削蘇聯人民。這就是蘇聯修正主義者作為美帝的代理人所貫徹的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實現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這就是他們在貝魯特偽會議上所鼓吹的投降主義的路綫。

在組織上，蘇聯修正主義者為了推行它的動的投降主義的政治路綫，在偽「三大」上成立了一個

（轉入第六版）